平定準噶爾方略前編卷之七

康熙五十八年冬十月。丙寅。

諭飭議政大臣。

先是督理軍餉侍郎敦稚疏言臣等於康熙五十六年八月中收都統圖思海等先後運到米三萬五百石。已散給官兵一萬七千二百五十餘石。存米一萬三千二百四十餘石。足支八月。

但道遠不可不預爲儲備請明年仍輓送如故。
靖逆將軍富寧安復疏言。都爾博勒津歷年所收穀。令滿洲蒙古綠旗官兵。自運至軍圖古里克官種所收穀用駱駝以次運至軍並未支用正帑。令主事達理等捐種青稞一千八百餘石。當自輓運至軍乃止送哈密復動支帑銀七千二百餘兩。始運至營請令侍郎海壽責達理等如數繳納。富寧安又疏言。自哈密至巴里坤。已成通衢。當減自哈密輓糧至軍腳價。計糧一石減銀五錢。額敏在塔勒納沁所種青稞。輓送哈密計一石減銀三錢。自哈密輓運至營。計一石減銀五錢。凡減銀四千四百兩有奇。今當給銀三萬九百兩有奇。請令甘肅巡撫綽奇。如數速解。令侍郎海壽運哈密所貯糧。及額敏於塔

勒納沁所種青稞至軍。其在圖古里克諸處捐種人等應納穀。令侍郎海壽使人自輓運至軍。

議政大臣議。悉如所請。至是。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爾等皆係議政大臣。凡議政諸事。並不留心。俱草率議奏。聞自備運米人員。親身並未前往將官駝所運米石以為本身運到。竟邀議敘。自備種地人員。並未種地交糧。而管理種地之人。希圖利益。揑稱交糧入倉。亦邀議敘。現今倉內米石。已致缺乏。所以侍郎敦稹等奏請明歲運米。應作速運到。以補缺乏。爾等於諸事不甚留心。草率議奏之處。朕已屢降諭旨。嗣後爾等。須加意恪遵。

十二月丙辰。

命議政大臣及大將軍等詳議進藏軍務。

議政大臣。軍前召至大臣。九卿等。集議進藏一

事奏入。得

旨。此議尚未周詳。只議西地進兵。並未議及阿爾台。巴里坤兩路之兵。兩路兵會合取吐魯番。若烏魯木齊。難以堵塞看守。應將兩路之兵。會合襲擊。或各減騎進入震懾。從呼爾達爾之處襲擊。則彼必畏懼自然棄此牧放牲畜之處而去。再聞知西地大兵進勦。並兩路兵襲擊。不但驚惶無措。亦且首尾不能相顧矣。

額駙阿寶所屬厄魯特兵五百名。察哈爾兵四百名。令帶往取藏。此柴達木所有之兵。亦令前往取藏。大將軍留駐穆魯烏蘇。三千兵內。令派兵一千前進。大將軍處之兵若少。將京師每佐領下派出護軍二名。馬兵一名。於二月內起程前往西寧。今新瑚畢勒罕奏稱各處俱有禪牀。皆可安設。若為我與兵實關係衆生。此或是新瑚畢勒罕之意。或是青海台吉等畏

懼策妄阿喇布坦。密囑新瑚畢勒罕奏。亦難預知。倘新瑚畢勒罕與青海台吉等意同。此新瑚畢勒罕。不可送往。青海台吉等。若無此意。必將新瑚畢勒罕送往。安設禪牀。廣施法教。令土伯特之衆。誠心歸向。則策零敦多卜。自畏勢逃遁。我師進藏。定立法教之後。或留兵一二千。暫行看守。或久住。則土伯特之衆。即如我兵。縱策妄阿喇布坦。策零敦多卜。發兵前來。伊

係勞苦之兵。我則安逸之兵。即可勦滅。朕意如此。事關重大。不可急迫。從容周詳定議爲是。今若照衆大臣議。惟行看守。自西寧至四川。雲南。內外土番。雜居一處。西藏之人。皆係土番。伊等俱是一類。倘藏地被策零敦多卜占據。則藏兵即是彼之兵丁。而邊疆土番。豈能保全。爾等暫且看守之議不合。著另行周詳定議具奏。尋議覆曰。護送新瑚畢勒罕兵止八千。勢

稍弱。當益兵四千。令額駙阿寶親率厄魯特兵
五百。副都統常齡率察哈爾兵四百。更於柴達
木駐防都統阿爾納所屬兵二千中撥千五百
人。令侍衞阿齊圖等率之。大將軍留駐穆魯烏
蘇兵三千中撥兵千六百人與俱。凡兵萬二千。
遣大臣一人。授以將軍印勅。令統諸軍進發。封
新瑚畢勒罕爲達賴喇嘛。應給印勅名號。令所

司議奏。都統延信。楚宗。公策旺諾爾布。侍讀學
士常授等還時。令與大將軍集議。青海台吉等
若誠心護送。卽令新瑚畢勒罕與馬兵同發。若
必俟事定日送往。令暫居滾穆布木廟中。先遣
大兵攻取藏地。令阿寶所領兵五百。及察哈爾
兵四百。滿漢兵二千。青海兵二千。並駐劄防守。
更令都統法喇等酌量統兵由巴爾喀木一路

進。令噶爾弼年羹堯撥兵二千赴法喇軍於都
統武格所統兵中選滿兵一千綠旗兵二千滿
兵令都統武格副都統吳訥哈統之綠旗兵令
總兵官趙坤馬會伯統之與法喇軍會軍當於
何日發及會於何地令大將軍檄諸軍定奪更
於阿爾台二萬兵中選兵一萬五千令持三月
糧於六月杪自布拉罕布魯爾兩路進若策妄
阿喇布坦無備即深入襲擊若彼覺之即引兵
還於巴里坤一萬三千兵中選兵一萬令三千
人輕騎襲吐魯番二千輕騎襲擊烏魯木齊餘
兵五千徐徐前進令於襲擊烏魯木齊軍後策
應軍中人悉持二月糧於七月初與阿爾台兵
約期同進其襲擊兵及駐劄兵當以何人統之
進藏兵於軍前諸大臣中以何人爲將軍及西

寧等處提督總兵官中。遣何人往。伏候

諭旨。奏入。得

旨。此議甚詳。事務關係重大。著行令大將軍等。與青海台吉等。公同定議具奏。

戊午。

運大同府倉米一萬石至軍。

山西巡撫蘇克濟疏言。兵部行文。來年仍運瑚坦和碩米一萬石至軍。臣按往者運米。自大同購募夫車。赴瑚坦和碩。所需駱駝。及鞍屜等物。費銀萬餘。若以大同府大有倉所貯米。由得勝路輓運。道里既近。且省夫車之費。議政大臣等議如所請。奏入。

上從之。

己未。

都爾伯特固山貝子阿金卒。以其子巴圖襲爵。

庚申。

調古北口。宣化二鎮兵。赴西寧。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古北口。宣化二鎮。兵丁壯健。著每處各派兵五百名。發往西寧。爾等議奏。尋議曰。令古北口。宣化二鎮各撥兵五百。古北口兵。令副將韓良輔率之。宣化兵。令副將陳棟率之。並於二月啟行赴西寧奏入。

上從之。

辛酉。

蠲免陝西沿邊州縣衞所來年田賦。

上諭戶部曰。朕惟治天下之要務。首以又安民生爲先。故自御極以來。於閭閻疾苦。無不博諮廣詢。渙敷庥澤。其有動民力之處。尤惻然軫念。刻不能忘。蓋六十

年如一日也。比年因策妄阿喇布坦。狂逞跳梁。興兵征勦。遠歷邊陲。其沿邊數處。師旅屯駐。一切雖皆支用正項錢糧。而協辦轉輸。行齎運送之事。民力勞瘁。朕心時切憫念。曾將陝西。甘肅所屬。康熙五十八年。額徵地丁銀一百八十八萬兩零。歷年舊欠銀四萬兩零。特沛恩綸。悉行蠲免。而沿邊各州。縣。衛。所。軍行既多飛輓之勞。辦賦復滋催科之擾。若非格外加恩。

小民恐致失業。所有沿邊一帶。陝西所屬府谷。神木。安塞。綏德。米脂。安定。吳堡。保安。榆林。保寧。常樂。雙山。魚河。歸德。響水。波羅。懷遠。威武。清平。葭州。龍川。鎮靖。鎮羅。寧塞。靖邊。柳樹澗。安邊。磚井。定邊。饒陽。水堡。高家堡。甘肅所屬山丹。高臺。古浪。莊浪。西寧。肅鎮。寧夏。左屯。中屯。平羅。中衛。靈州。寧州。平凉衛。固原州。鎮戎。西安。阜城。甜水。河州。蘭州。洮州。寧夏。前衛。平凉縣。固

原衛河州衛蘭州衛慶陽涼州衛永昌衛鎮番衛甘州左衛右衛肅州衛鎮夷所等六十六州縣衛所堡康熙五十九年錢糧米豆草束俱宜蠲免但目今係有軍務之時除米豆草束外將康熙五十九年額徵銀九萬八千一百兩零盡行蠲免爾部行文該督撫通行曉諭實心奉行務俾均沾德惠以副朕曲軫邊民之至意倘或借端科派澤不下究該督撫嚴察指

參從重治罪爾部即遵諭行

壬戌

撥在京滿洲兵赴西寧

議政大臣等遵

旨議奏京城滿洲兵每佐領撥鳥鎗護軍一名護軍一名鳥鎗馬兵一名以護軍統領一人副都統二人領之每旗遣護軍參領一人每翼遣鳥鎗護

軍叅領一人。驍騎營所屬火器營各遣叅領一人爲長。即赴西寧。所遣大臣等官給五年俸。兵丁給二年錢糧。驍騎營兵爲一隊。以副都統一人領之。護軍爲一隊。以護軍統領一人。副都統一人領之。悉於明歲二月啟行。再前者令山西大同平陽等處。綠旗步兵一千。在甘州備調。今發兵萬二千人進藏。明年若送達賴喇嘛登禪榻。即令甘州兵一千。前赴防衛。奏入。

上從之。

康熙五十九年。春。正月。壬申。

誥諭滿漢大臣。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

太祖

太宗時。滿洲兵。凡遇征戰。馬匹口糧。自備行走。所向立

功。並無遲悞。今官兵行走處。馬匹口糧器械等。俱給帑置辦。且以爲不足。而怨咨生焉。此皆由該管官。不行嚴飭之故也。朕辦理軍務。閱歷甚多。向時攻取岳州。但從陸路抵禦。許久不克。朕諭令於洞庭湖務備船隻。以水路遏賊。貝勒察尼奏。湖中風浪甚大。船不能行。恐有礙於兵丁。請撤戰船。朕諭以岳州城已被困。不久即下。若將戰船撤回。賊得由水道往來。何能

有得岳州之期哉。於是不撤船兵。嚴飭看守。未幾而岳州下矣。再征討雲南時。滿漢官兵。合計四十餘萬。貝子章泰等。離雲南城四十里安營。一面臨湖。一面抵山。並未設兵湖中。斷其水路。致賊寇米糧。照舊運行。城內並無危急。後趙良棟率寧夏兵至云。我等大兵。連營四布。不就近速戰。迨至日久。米糧不繼。滿兵無妨。綠旗兵何以存立耶。章泰云。皇上豢養之滿洲。

豈可輕進委之於敵。且爾兵遠來。亦宜休養。何可令其傷損。趙良棟不從章泰之言。自率標兵。前往力戰。奪取得勝橋。而趙良棟之兵。亦瘁甚矣。章泰又向趙良棟云。爾兵已瘁。應暫撤回。令總督蔡毓榮。率兵看守。趙良棟云。我死戰所得之地。肯交與他人看守乎。因此章泰。亦進軍圍城。賊兵被逼而出。在桂花寺地方。與我兵接戰。大敗之。吳世璠等。倉皇失措。無所逃匿。乃自殺。餘賊獻城投降。此亦由決於進戰。乃得成功也。再出征烏蘭布通時。阿密達因天晚撤兵。云皇上必不以撤兵故。遂殺我等。將兵撤退。索額圖明珠選勇士數百人。近身防護。勇士云。挑選我輩。原擬或戰或追。詎意止令防護。共生忿怨。後中路出兵時。令大臣官員等會議進兵之處。衆皆謂不可。獨朕與費揚古以兵爲可進。決意進兵。及至科圖地方。衆皆不

欲前發。大臣等勸朕撤兵。朕諭以祭告
天
地
太廟
社稷。親統兵前來。不見賊踪。如何驟行撤去。不允所請。
將兵前進。噶爾丹聞我兵威甚是驚懼。鼠竄而去。朕
選兵令馬思喀爲將軍。尾追噶爾丹。又遇西路兵攻

擊。大敗之。朕將中路初次運到之米。遣明珠速送至
費揚古軍前。二次米。亦卽令續送。三次米內。朕但留
十八日口糧。餘俱送西路軍前。是以西路兵丁。未至
饑饉。得保全而回。彼時若輕信大臣等言。中道撤兵。
則兩路兵丁。安得立功奏凱耶。今觀領兵大臣官員
等。祇爲保身之計。不以國事爲重。內存私意。彼此爭
論不和。又向兵丁等沽名市恩。多取口糧。及不能馱

載至於拋棄全無珍惜之意如此居心行事可乎朕之滿洲兵俱極精練全在領兵者將國家之事專心辦理不圖安逸賞罰嚴明則斷無錯悞進兵西藏時色楞不候衆人獨自前往額倫特亦隨後追至爲國家奮不顧身雖至失機豈可論伊等進兵太速乎今策旺諾爾布係差往策應之兵而遲延不前雖伊所統兵丁善全而歸伊屬下之兵固然感念於國事有何裨益惟西路陣亡兵丁朕甚爲憐憫當分別加恩至大臣官員等在部院衙門亦能清廉自守若行軍大事又非僅清廉自守者能勝任也朕年少時每於講武練兵等事違命者必懲以法內外大小悉知儆惕由此觀之訓練之事不可疎忽也茲衆喀爾喀及青海等俱服朕之風化而策妄阿喇布坦之人霸占藏地毀其寺廟散其番僧青海台吉理應棄命忘身

奮勇致討。乃伊等口稱維持黃教。却無實心効力之
人。策零敦多卜領兵在藏。以我兵隔遠不能往救。朕
思伊等兵步行一年有餘。忍饑帶餒。尚能到藏。我兵
顧不能至乎。今滿漢大臣咸謂不必進兵。朕思此時
不進兵安藏。賊寇無所忌憚。或煽惑沿邊諸番部。將
作何處置耶。故特諭爾等。等安藏大兵。決宜前進。

臣等謹按。夏后恭行天罰。實賞用命。文王赫
怒整旅。以篤周祜。夫命之所出。決之一心。而
其祜及於世世。聖人所稱。我戰則克者也。伏
覩我
聖祖仁皇帝於西藏之役。既
命將軍等。出師擊賊。至是復
諭中外大臣。以決策進兵之意。詳舉下岳州討雲南征
烏蘭布通及中路進兵一切大功之成。並由

獨斷。且申言色楞額倫特等之力戰可嘉。而策旺諾爾布之遲緩全師。爲無益於事。洋洋聖謨。所以作三軍之氣。而爲萬世長久之計者。何其至也。於時自六月出師以後。八月甲辰。將軍富寧安。以擒賊之台吉垂木拍爾聞。癸亥。將軍祁里德。以降其宰桑塞卜騰等聞。甲子。富寧安又以收闢展城及吐魯番部聞。九月壬午。將軍傅爾丹以擒賊之宰桑貝肯等聞。十月庚戌。將軍噶爾弼奏克西藏。乙卯。撫遠大將軍允禵亦奏將軍延信敗賊入藏。揆厥所由。惟我

聖祖先幾默運。既命靖逆將軍富寧安振武將軍傅爾丹征西將軍祁里德。分軍三道並進。以擊策妄阿喇布坦邊境。令賊驚擾。首尾不能自顧。

然後定西將軍噶爾弼一軍自拉里入。平逆將軍延信一軍自青海入。不數月間。克有藏地。收復疆圉。式廓厥章。成功之捷。爲自古所未有。夫藏地西直厄魯特南帶諸番。形勢互爲犄角。固勝算所必爭。由是而平青海。戡準夷。定回部。恭逢

今日肅清西極之閎規。實啟於此。而推溯

當年用兵始末。則

廟謨之神速。貽謀之宏遠。不皆於此可覩歟。

丁酉。

命撫遠大將軍允禵率前鋒統領弘曙移駐穆魯烏蘇。管理進藏軍務糧餉。

授都統宗室延信爲平逆將軍。率兵進藏。以公策旺諾

爾布副都統阿琳寶額駙阿寶隨印侍讀學士常授提督馬見伯總兵官李麟參贊軍務。調西安將軍宗扎卜駐防西寧平郡王訥爾素駐防古木等地。調出征和碩裕親王保泰子廣善和碩簡親王雅爾江阿子永謙固山貝子魯賓護國將軍敬順回京。准原任西安將軍席柱赴軍効力。

席柱呈請自備鞍馬赴軍前戴罪効力議政大臣等議如所請發往阿爾台軍前効力奏入。

上從之。

二月癸丑。

以護軍統領噶爾弼為定西將軍。

上諭大學士等曰總督年羹堯自軍興以來盡心効力。訓練川兵甚是整齊。可速行文與年羹堯令伊帶領

兵丁進藏。授爲將軍。如有能署理總督事務於地方不致生事者。令年羹堯奏聞署理。如地方緊要。不得署理之人。著護軍統領噶爾弼爲將軍。帶領雲南四川兩處兵馬前進。定西將軍印。速行送往。尋年羹堯奏言。四川總督印務。一時無可署理者。請授噶爾弼爲定西將軍。給以印信。令率兵進藏。并調都統法喇於打箭爐駐劄防守。奏

上從之。

命封新瑚畢勒罕爲弘法覺衆第六世達賴喇嘛。遣兵送往西藏。

先是。撫遠大將軍允禵奏言。臣遵旨傳集青海王台吉等。議進兵及送新瑚畢勒罕往藏。青海王台吉等。皆同心協力。願率兵從征。并請封新瑚畢勒罕。護持黃教至是。

命封新瑚畢勒罕爲弘法覺衆第六世達賴喇嘛。發滿
漢及青海兵送之西行。其四十九旗扎薩克。及
喀爾喀。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等。亦令遣使護
送。
三月己丑。
雲南都統武格奏報率兵赴藏。
都統武格疏言。雲南一路滿漢官兵。奉調赴巴

爾喀木與將軍噶爾弼合兵進藏。臣等於二月
十二日自雲南啟行。又麗江土知府木興請出
兵効力。臣選其土兵五百令木興之子率之從
征。奏入。報
聞。
丙申
靖逆將軍富寧安。征西將軍祁里德奏報分路

進兵。

富寧安疏言。今歲議發大兵。進勦西藏。其阿爾台。巴里坤兩路兵。亦相約進擊準噶爾邊境。令賊擾亂。可以相機行事。臣請率兵三千。自烏魯木齊路進。分兵四千。自吐魯番路進。其領兵大臣請

旨命往。又兩路進兵後。請更發兵三千策應。餘兵留者。暫令副都統雅圖。侍郎海壽等。管轄。奏入。得

旨。令議政大臣等議奏。尋議應如所奏。其分路襲擊吐魯番兵。令散秩大臣阿喇衲。率之進發。奏入。

上從之。祁里德疏言。臣請將阿爾台路兵七千。由布魯爾路進。將軍傅爾丹。將八千人。由布拉罕路進。襲擊準噶爾邊境。餘兵請更遣大臣統轄。奏入。得

旨令議政大臣等議奏。尋議應如所奏。其兵留者。應令將軍顏壽。都統穆賽等統轄。擇形勝地駐劄。奏入。

上從之。

夏四月。壬寅。

以巴塘里塘。暫歸四川省管轄。

四川總督年羹堯疏言。近者雲貴督臣蔣陳錫請以巴塘里塘地。歸麗江土知府管轄。臣按巴塘里塘。舊爲西藏侵據。臣宣示

聖主恩威。招撫投順。雖歸蜀歸滇。莫非王土。但四川現值用兵。一切運糧調遣。道經巴塘里塘。地關扼要。撥歸土司。則呼之不應移文滇省。則往返遲延。請仍歸四川管轄。以利軍行。又都統武格移文云。雲南進藏兵。當接運三月口糧。山高路狹。

難於輓運。請以四川所運米支給。按今滇蜀兩省並進兵。而蜀省發兵七千。滇省發兵三千。多寡相懸。恐蜀省所運米。不足供滇省用。議政大臣等議曰。應如年羹堯所奏。令雲南督撫。速運米以濟雲南兵。如武格等所領兵。已與噶爾弼軍會。或雲南運米未到。暫撥四川餘糧支給。即以雲南所運米。如數補還。其巴塘。里塘地。當暫歸四川統轄。俟竣事日。如原議改隸雲南。奏入。

上從之。

丙寅

命靖逆將軍富寧安。即軍中簡署副都統。管轄駐營滿洲兵。

富寧安疏言。巴里坤現駐西安滿洲兵二千八百。令都統晏布。副都統鄧其章統轄。晏布雖大

臣。西安非其所轄。鄧其章爲漢軍副都統。事竣後。兵丁還西安。不知孰爲有功。孰爲無功。至未親行陣者。更或濫舉邀賞。請於西安滿洲協領中。每翼。以一人委署副都統稽察。可杜一切弊竇。如蒙

俞允。請於軍中西安滿洲協領中。選列銜名。候

旨簡用。奏入。得

旨令議政大臣等議奏。尋議應如所請。西安滿洲兵。應以西安滿洲協領。委署副都統轄之。即令富寧安選委。奏入。

上從之。

五月。辛巳。

命議政大臣等。行文傳

諭各路將軍。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今歲稍旱。應速行文與各路將軍。或營中亢旱。馬匹未肥。或進兵之路甚旱。水草不敷。俱未可定。勿謂既經議定進兵。不敢復以亢旱爲辭奏請停止。朕念軍務所關甚大。從前屢諭爾等及領兵大臣。凡軍機之事。有今日定議。明日又改者。未可拘執。要在相其機變而行。朕於用兵之事。必熟思而後頒發旨意。若無旨意。又恐軍中之大臣難於奉行也。然軍前或因亢旱而無水草。馬匹倒斃。則兵丁如何前進。如何回旋。明年又如何進兵耶。總之雨水及時。牧草果好。前進自無艱阻。應即行進兵。倘或亢旱。馬匹疲瘦。雨水不調。牧草不堪。則即以不宜進兵之處。令軍中之大臣等。定議具奏。斷不可以今歲若不進兵。來年亦可再進。作游移之語陳奏也。路途遙遠。恐發去文書。遲延遺失。亦未可定。須於明日行文一

次。續後再行文一次。有一處不可進兵。即著將此一處奏請停止。

壬申。

命調右衛副都統覺羅圖喇。參贊振武將軍傅爾丹軍務。

以征西將軍祁里德。軍前副都統穆克登。署前鋒統領事。

戊寅

以成都徵糧。支給駐防滿洲兵月米。

年羹堯疏言。向例蜀省兵米。以銀抵給。聽兵自購。今成都駐防滿洲兵。需米甚多。年歲豐歉不一。恐一時買食增值。請令成都近地州縣。有水路者。田糧勿以銀代。悉令輸米。酌給運費。載赴成都。作滿洲兵月米。議政大臣等議如所請。奏

入。

上從之。

六月。癸卯。

靖逆將軍富寧安振武將軍傅爾丹征西將軍
靖逆將軍富寧安等奏報進兵日期。

祁里德疏報。巴里坤。阿爾台。兩路駐兵之處。雨
水調和。兵馬騰壯。又偵探沿途。並有水草。當如

原議。進擊賊境。巴里坤兵。於七月初一日啟行。
阿爾台兵。於六月十六日啟行。奏入。報
聞。

秋七月。乙亥。

命漕運總督施世綸赴陝西勘視黃河運道。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先巡幸陝西。曾問黃河水路。由河
南通至陝西之處。地方官回奏。不能行走。朕思上古

大禹鑿龍門。通濬水道。漢唐之時。俱經輓運。豈有不能行船之理。故特遣皇子允祉往勘。允祉乘騎渡黃河。至砥柱龍門查看。竟可行船。由龍門至黃河直通渭河。可至西安北門。從絳州汾河。可至山西太原。彼時山西陝西河南將軍督撫等。亦曾令會看。今總漕施世綸居官素優。歷年漕船。俱催趲全完。並無遲悞。本年漕船已經過淮。更無他事。漕運印務。著暫交與總河趙世顯署理。施世綸速赴豫省。將河南府至西安黃河輓運路徑勘明具奏。陝西現存穀石數目。亦著查奏。今陝西正值軍需之際。施世綸暫留陝西。令協同鄂海辦理糧餉事務。

八月。甲辰。

靖逆將軍富寧安奏報敗賊。擒其酋都爾伯特台吉垂木拍爾。

富寧安疏言臣於七月初一日率襲擊兵七千啟行初二日駐廋集選精兵一千輕騎趨烏爾圖畫伏夜行初六日黎明兵抵烏蘭烏蘇之源及烏蘭烏蘇口托和木圖諸處悉無賊哨四向搜捕亦無踪跡初七日駐兵烏蘭烏蘇口內比暮令一等侍衞哲爾德等率兵赴阿克塔斯二等侍衞克什圖一等侍衞阿玉錫等率兵赴伊勒布爾和碩分擊賊哨頻行時臣密囑哲爾德等烏蘭烏蘇與阿克塔斯相距七十里與伊勒布爾和碩相距百餘里爾等至阿克塔斯近地潛兵以待度克什圖兵已至伊勒布爾和碩即發兵合擊之慎勿急進令賊人覺又與克什圖等約令沿戈壁邊界進兵於天未明時即抵伊勒布爾和碩圍擊賊哨臣率署前鋒統領法瑪

副都統常壽等繼進。初八日。侍衛哲爾德等擊阿克塔斯賊哨。賊懼甚。望風走。我師急追之。獲一賊。餘入深山潰散。侍衛克什圖等擊伊勒布爾和碩賊哨。見賊有馬在谷中。阿玉錫率十餘騎入谷。奪賊馬百餘匹而還。賊以我兵掩至。據高山險絕處。藏身樹石間。發鎗抵拒。克什圖等率兵奮擊。阿玉錫衝入賊中。手刃三人。我兵殺賊三十餘人。生擒二十四人。所獲馬匹器械。臣即以分犒官兵。奮勇者。擒獲賊酋都爾伯特台吉垂木拍爾。以身負重傷。暫送巴里坤副都統雅圖營。俟師還。即檻送垂木拍爾至京。餘賊檻送與否。請旨定奪。奏入。得旨。將軍富寧安圍擊賊哨。生擒賊二十餘人。著行文副

都統雅圖。派兵送來京師。沿途嚴加看守。勿致逃亡。
其垂木拍爾暫停起解。俟瘡痍愈後。再行解京。
癸丑、
征西將軍祁里德奏報敗賊。降其宰桑塞卜騰
等。
祁里德疏言。臣率官兵進襲。恐厄魯特烏梁海
等賊邀我師後路。卽分兵千二百人。留阿保喀

卜沁防厄魯特賊人往來。及索烏梁海賊人潛
伏山谷中蹤跡。擒厄魯特烏梁海賊四百餘人。
復於七月二十九日。率兵自鏗格爾河進。偵厄
魯特宰桑塞卜騰等。率賊衆赴鏗格爾河。據山
守險。臣遣人招降賊。恃險拒敵。我師分兩道夾
擊之。賊衆大潰。竄守山麓。次日。復遣人往宣布
聖主威德。宰桑塞卜騰等。率二千餘人降。所獲馬駝牛

羊萬餘隻。其宰桑塞卜騰等俟師還。遣官兵解送京師。奏入。得旨。此次擒獲之人。及投降之宰桑塞卜騰等。派官兵解送時。著喀爾喀協濟。先送至歸化城。將其中頭目數人。驛送至京。其餘烏梁海之人。交與公博貝等設法護視。勿致逃竄。

甲子。

靖逆將軍富寧安奏降賊衆及闢展城吐魯番部。

富寧安疏言。散秩大臣阿喇衲等於七月初八日。兵進齊克塔木。遇賊兵據營擊破之。擒殺二十餘人。賊衆悉降。初十日至闢展城。有回子兵守城。官兵進擊擒回部一人。即遣歸。令諭衆回人。我師爲征勦策妄阿喇布坦而來。與爾無

涉若速歸順即赦勿誅否則破城悔無及矣是日闢展城回部酋長率三百餘人來降十三日大兵至吐魯番吐魯番部阿克蘇爾坦及總管酋目沙克扎拍爾等率衆降凡獲鳥鎗五百五十桿駝四十隻馬五百匹阿喇衲等於七月十六日率沙克扎拍爾等及官兵凱旋奏入得旨將軍富寧安所奏著發抄京城傳諸王滿漢大臣等公同閱看

九月壬申

靖逆將軍富寧安奏報凱旋回營

靖逆將軍富寧安疏言臣於七月十八日至烏魯木齊不見賊哨即遣兵遍索亦無踪跡有烏魯木齊及富寧安疏言臣於七月十八日至烏魯木齊不見賊哨即遣兵遍索亦無踪跡有烏魯木齊及喀什噶爾諸處逃出回人先後來降詢以策妄阿喇布坦消息據言若等乃哈密屬人爲賊所

掠。是月十一日。賊目徹格爾得。自伊勒布爾和
碩奔還云。
天兵已至。台吉垂木拍爾所率兵。勦殺無遺。以故烏魯
木齊所居垂木拍爾屬人。及厄魯特衆各震駭。
奔竄。若等乘間逃出來降。又言烏魯木齊今年
旱。牲畜死者甚多。臣遣人詳悉偵探。與回人言
無異。其阿喇衲襲擊吐魯番兵。先於七月二十
四日。至烏蘭烏蘇。臣所領兵於八月初二日亦
至烏蘭烏蘇。初三日合兵。凱旋。初十日。抵巴里
坤。奏入。得
旨。令議政大臣知之。
戊寅。
罷雲貴總督蔣陳錫。甘國璧奏。都統武格。將軍噶爾弼。自察

木多啟行。撥用四川雲南二省糧餉。奏入。得
旨。蔣陳錫。甘國璧。皆係地方大臣。雲南進藏之兵。各項
糧餉。應預先料理。如期運送。今蔣陳錫。甘國璧。於糧
餉之事。並不留心料理。幾至遲悞。及大兵進藏之後。
伊等方以運送米糧之事繕摺奏聞。四川之米若不
到。雲南之兵。從何就食。蔣陳錫。甘國璧。顯然有悞軍
機。俱著革職。令自備口糧。運米進藏。若遲悞不能抵
藏。即行正法。其雲南貴州總督事務。著貴州提督張
文煥署理。雲南巡撫事務。著貴州布政使楊名時署
理。貴州提督事務。著河南南陽總兵官張致署理。南
陽總兵官事務。著河南巡撫楊宗義。於本省副將內
揀選一人。題請署理。伊等俱著速行赴任。

壬午。

振武將軍傅爾丹。奏報敗賊。擒其宰桑貝肯等。

傅爾丹疏言臣率兵至格爾額爾格厄魯特人
聞大兵即至委棄行帳什物四路奔潰臣等分
兵進勦於七月二十一日追及之殺賊二百餘
人擒宰桑貝肯等百餘人招降三百餘人獲馬
駝器械無算又偵知烏蘭呼濟爾爲厄魯特人
屯聚耕種之所臣親率兵蹵之焚其所積糧草
一空整隊而還賊尾我師來襲我師截擊之賊
大敗遁請以宰桑貝肯等檻送京師奏入得
旨將軍傅爾丹所奏著抄發京城傳諸王文武大臣公
同看閱

平定準噶爾方略前編卷之八

康熙五十九年冬。十月庚戌。

定西將軍噶爾弼奏克西藏。

噶爾弼疏言。臣等率兵至拉里。聞春丕勒宰桑。率賊兵二千六百人。自章米爾戎一路來拒我師。臣等議乘其不備。先取墨朱工喀。於八月初四日。臣率兵自拉里進。王師所至。望風響應。朱

貢之胡土克圖先獻地降。次日進取墨朱工喀。
賞賚第巴頭目。安輯民人臣遣千總趙儒等往
諭第巴達克咱來降。又喇嘛鍾科爾頭目。並相
繼來降。臣等卽令第巴達克咱聚集皮船。於八
月二十二日渡河復令侍衛訥泰等率兵分為
三隊。二十三日五鼓起程。進取西藏。集藏中大
小第巴頭目。並各寺廟喇嘛。宣示

附近要地駐營發兵固守。以截準噶爾部人往
來。及斷其糧道。頃之。三廟坎布盡擒各廟所在
準噶爾喇嘛凡一百一人以獻。其中首惡喇嘛
五人。據第巴達克咱及三廟坎布等言五人者。
並受策零敦多卜逆命為總管。卽取五人斬之。
其喇嘛九十六人。悉令拘禁。奏入得

旨噶爾弼等遵朕指授率領官兵歷從古用兵未到之絕域各加奮勵克取藏地將準噶爾人等信用之逆惡番僧五人正法撫綏唐古忒土伯特人民甚屬可嘉在事將軍以下兵丁以上俱著從優議敘

賞賚四川雲南取藏官兵

上諭兵部曰朕惟國家綏乂地方愛養兵民實係緊要朕自臨御以來夙興夜寐無時不以軍民生計爲念

比年策妄阿喇布坦蠢動跋扈侵我哈密殲及拉藏占取藏地騷擾土伯特唐古忒人民再吐魯番之人皆近四川雲南一帶邊境居住準噶爾人等若將吐魯番侵取又將土伯特唐古忒人民煽惑侵犯青海不但難以應援亦且難於取藏是以調四川雲南滿漢官兵由拉里前發西路大兵由青海進藏官兵俱感朕豢養之恩遵朕指授各加奮勵直抵險遠絕域

克取藏地。殊堪軫念。應大沛恩澤。四川。雲南。滿漢官兵。從前所領俸餉。俱著免其扣取。仍遣堂官。將取藏之四川。雲南。官兵。每人賞銀十兩。即給本人妻子。以示朕軫恤官兵勞苦之至意。爾部即遵諭行。

乙卯。

撫遠大將軍允禵。奏報平逆將軍延信。敗賊進藏。

允禵疏言。平逆將軍延信等。於八月十五日。率兵駐劄布克河。策零敦多卜等。乘夜來犯。擊敗之。奪其馬匹器械。十九日。自卜克河進。二十日。駐齊諾郭勒。三更有賊二千餘人襲我。我師嚴整禦之。賊衆久持不能當。遂奔北。二十一日。自齊諾郭勒進。二十二日。次綽瑪喇。是夜五更。賊兵千餘來奪營。營中四面哨兵。鎗礮矢石齊發。

賊兵死者甚衆。遁去。延信等旋率滿漢官兵。於
九月初八日。自達穆發。送新封達賴喇嘛至藏。
前達賴喇嘛博克達留藏不便。應遣還京師。奏
入。得
旨。前遣大兵進藏。議政大臣及九卿等俱稱藏地遙遠。
路途險惡。且有瘴氣。不能遽至。宜固守邊疆。朕以準
噶爾人等現今占取藏地。騷擾土伯特唐古忒人民。
再吐魯番之人皆近雲南四川。一帶邊境居住。若將
吐魯番侵取又鼓動土伯特唐古忒人衆。侵犯青海。
彼時既難以應援。亦且不能取藏。朕決意獨斷。著靖
逆將軍富寧安振武將軍傅爾丹征西將軍祁里德
管領兩路官兵。前往策妄阿喇布坦邊境。驚擾襲擊。
又遣定西將軍噶爾弼領雲南四川滿漢官兵。由拉
里前進。平逆將軍延信領西路官兵。由青海前進。又

遣大將軍總領大兵駐劄穆魯烏蘇調遣官兵辦理糧餉伊等俱各加奮勵兩路襲擊之兵至策妄阿喇布坦邊境屢次大勝勦殺賊兵擒獲人畜招撫數千準噶爾人衆茲覽大將軍奏延信等二次將策零敦多卜殺敗賊兵逃竄殊屬可嘉在事將軍以下兵丁以上俱著從優議叙

丁巳

命大將軍等會議明年進兵勦賊

靖逆將軍富寧安疏言今歲阿爾台巴里坤兩軍襲擊策妄阿喇布坦邊境將軍延信等進兵安藏悉遵

皇上指授大振軍威賊人聞之心膽俱碎或以窘迫故遣使乞降爲緩兵計臣愚以爲賊性奸詭即受降不足信請乘勝於來年大舉進勦現在巴里

坤及固原甘肅等處兵約萬有七千請選八千人由額林哈畢爾噶路進六千人由吐魯番阿爾台路進各持三月糧其設置驛站令巡撫綽奇預爲料理又巴里坤草廠較勝他處一切設臺運米及調兵所用駝馬若早驅至巴里坤牧放三月則駝馬肥壯有益軍務其來年進兵程期並如何策應臣再與阿爾台路大臣會議奏

聞奏入得

旨交議政大臣尋議政大臣議曰應如將軍富寧安所奏來年大兵進勦一切軍務悉宜預備至進兵時或直搗賊巢或扼據形勝臨期相機而行大將軍所領兵中應更撥三千益富寧安軍并令與阿爾台路將軍約如何會合進發其詳議以

聞奏入得

旨此事著行文允禵及富寧安傅爾丹祁里德等將來
年進兵之處。互相商酌。詳加定議具奏。

辛酉。

罷駐守噶斯布特爾及青海兵。仍以兵二千防
青海。

撫遠大將軍允禵疏言。八月二十三日。我師進
藏。偵知策零敦多卜等。先自克勒底雅遁。請罷
噶斯布特爾及青海駐守之兵。議政大臣等議
覆曰。應如所請。但策零敦多卜等狡甚。雖已遁
去。或恐乘隙來侵擾青海。應令大將軍仍撥兵
二千。駐劄青海附近處偵探防守。奏入。
上從之。

癸亥。

預給官兵明年俸餉。

靖逆將軍富寧安疏言。據軍前副都統覺羅英柱。常壽。提督路振聲等云。明年大兵進勦。一切軍器馬匹。悉應預備。請借支官兵一年俸餉銀。凡三十五萬九千四百二十兩有奇、於每季每月給發俸餉時扣除。如蒙

俞允。乞

勅諭甘肅巡撫綽奇。運送軍前如數。如明年或不進兵。即留軍前備每年軍餉之用。議政大臣等議如所請。奏入。

上從之。

十一月。丙子。

四川總督年羹堯。奏劾麗江土知府木興。

年羹堯疏言。里塘。巴塘。爲蜀省出兵運道。奉

旨。屬四川管轄。乃雲南麗江土知府木興。數遣人恐喝

巴塘所屬喇皮等處。令歸雲南。番人咸懼。現在四川募夫陸續運米。悉不敢前。八月二十日。木興率蠻兵至喇皮。番目巴桑以巳歸四川為詞。木興殺之。又威脅番人令之歸巳。以致番蠻各思搆兵。巴塘之運道遂阻。木興狂悖生釁。殺良阻運。請革職拘禁雲南。俟西藏旣平。嚴訊擬罪。

議政大臣等議曰。平藏大兵尚未入口。年羹堯所劾木興之案。請俟師旋日。遣京師大臣一人往訊。奏入。

上從之。

辛巳。

命大學士學士九卿等詳考西南徼外山川地名。

上諭大學士學士九卿等曰。朕於地理從幼留心。凡古今山川名號。無論邊徼遐荒。必詳考圖籍。廣詢方言。

務得其正。故遣使臣至崑崙西番等處。凡大江黃河黑水金沙瀾滄諸水發源之地。皆目擊詳求。載入輿圖。今大兵得藏。邊外諸番悉心歸化。三藏阿里之地。俱入版圖。其山川名號。番漢異同。當於此時考證明核。庶可傳信於後。大概中國諸大水。皆發於東南諾莫珲烏巴西達罕內外。其源委可得而縷析也。黃河之源。出西寧外庫爾坤山之東。衆泉渙散。不可勝數。望之燦如列星。蒙古謂之敖敦塔拉。西番謂之索羅木中華謂之星宿海。是為河源。匯為薩陵鄂陵二澤。東南行折北復東行。由歸德堡積石關入蘭州。岷江之源。出於黃河之西。巴顏喀喇嶺齊齊爾哈納番名岷尼雅克撮。漢書所謂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是也。而禹貢導江之處。在今四川黃勝關外之乃豬山。古人謂江源與河源相近。禹貢岷山導江。乃引其流

非源也。斯言實有可據。其水自黃勝關流至灌縣。分數十支。至新津縣復合而爲一。東南流至叙州府與金沙江合流。金沙江之源。自達賴喇嘛東北烏尼尹烏蘇峯流出。烏尼尹烏蘇峯中華謂之乳牛山也。其水名穆魯烏蘇。東南流入喀木地。又經中甸入雲南塔城關。名金沙江。至麗江府又名麗江。至永北府會打衝河東流。經武定府入四川界。至叙州府流入岷江。經夔州府入湖廣界。由荆州府至武昌府與漢江合。漢江源出陝西寧羌州北嶓冢山。名漾水。東流至南鄭縣爲漢水。入湖廣界。東南流至漢陽縣漢口合岷江。此諸水在東南諸莫琿烏巴什達罕之內。源發於西番。委入於中國也。瀾滄江有二源。一源於喀木之格爾幾雜噶爾山。名雜楮河。一源於濟魯肯搭拉。名鄂母綽河。二水會於察木多廟之南。名拉克楮河。

流入雲南境爲瀾滄江。南流至車里宣撫司名九龍江。流入緬國瀾滄之西爲喀喇烏蘇。卽禹貢之黑水。今雲南所謂潞江也。其水自達賴喇嘛東北哈喇淖爾流出。東南流入喀木界。又東南流入怒夷界爲怒江。入雲南大塘隘更名潞江。南流經永昌府潞江安撫司境。入緬國潞江之西爲龍川江。龍川江之源。從喀木所屬春多嶺流出。南流入雲南大塘隘。西流爲龍川江。至漢龍關入緬國。此諸水在東南諸莫琿烏巴什達罕之外。皆流入南海也。又雲南邊境有檳榔江者。其源發自阿里之岡底斯東達木朱喀巴卜山。譯言馬口也。有泉流出。爲雅魯藏布江。從南折東流。經藏危地至日噶公噶兒城旁。合噶爾招穆倫江。又南流經公布部落地。入雲南古勇州。爲檳榔江。出鐵壁關。入緬國而岡底斯之南有山名郎千喀巴卜。譯

言象口也。有泉流出。入馬皮木達賴。又流入郎喀淖爾。兩河之水。西流至桑南地。岡底斯之北。有山名僧格喀巴卜。譯言獅子口也。有泉流出。西行亦至桑南地。二水合而南行。又折東行。至那克喇蘇木多地。與岡底斯西馬卜家喀巴卜山所出之水會。馬卜家喀巴卜者。譯言孔雀口也。其水南行。至那克喇蘇木多地。會東行之水。東南流至額訥特可克國。爲岡噶穆倫江。卽佛法所謂恒河也。佛國記載魏法顯順恒河入南海。至山東之渤海入口。應卽此水矣。梵書言四大水出於阿耨達山下。有阿耨達池。以今考之。意卽岡底斯是。唐古忒稱岡底斯者。猶云衆山水之根。與釋典之言相合。岡底斯之前有二湖連接。土人相傳爲西王母瑤池。意卽阿耨達池。又梵書言普陀山有三。一在額納特可克之正南海中。山上有石天宮。觀

自在菩薩遊舍。是云眞普陀。一在浙江之定海縣海中。爲善財第二十八叅觀音菩薩說法處。一在土伯特。今番名布塔拉山也。亦謂觀音現身之地。釋氏之書。本自西域。故於彼地山川。亦可引以爲據也。禹貢導黑水至於三危。舊註三危爲山名。而不能知其所在。朕今始考其實。三危者。猶中國之三省也。打箭爐西南。達賴喇嘛所屬。爲危地。拉里城東南。爲喀木地。

班禪額爾得尼所屬。爲藏地。合三地爲三危耳。喀喇烏蘇。由其地入海。故曰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也。至於諸番名號。雖與史傳不同。而亦有可據者。今之土伯特。卽唐之突厥。唐太宗時。以公主下降。公主供佛像於廟。今番人名招。招者。譯言如來也。其地猶有唐時中國載去佛像。明成化中。烏斯藏大寶法王來朝。辭歸時。以半駕鹵簿送之。遣內監護行。內監至

四川邊境。即不能前進而返。留其儀仗於佛廟。至今往來之人。多有見之。此載於明實錄者。爾等將山川地名。詳細考明具奏。

臣等謹按唐一行言。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北戒負終南地絡之陰。自北而東。爲北紀。南戒負終南地絡之陽。自西而南。爲南紀。此特就中國之地。以終南山分兩戒。而其說未盡也。考禹貢所導大川有四。河與江漢。同入東海。而三水之源。並在諾莫琿烏巴西達罕以內。惟黑水入於南海。而其源則在諾莫琿烏巴西達罕以外。幹以外者南。幹以內者東。所謂兩戒之說也。然而自古以來。未有知而言之者。惟我

聖祖仁皇帝五十六年。

詔遣喇嘛楚兒沁藏布喇木占巴及理藩院主事勝住等。徧歷西海西藏所在。量測星野。圖畫地形。於江河諸水。無不盡得其源委。復

命廷臣。詳考名實。載之職方。傳信萬世。皇哉備矣。方今諸番回部。內隸臣僕。西極之壤。盡入版圖。直包烏斯藏西南以外。

皇上命使。候星辰。度道里。圖寫職方。用資

乙覽。莫不以照以臨歸我同文之盛。極從古未到之絕域。考歷代未拓之遠猷。又豈止於都護所領。槃木所譯而已哉。

壬午。

命四川總督年羹堯。酌定官兵凱旋入口諸路。

年羹堯疏言。大兵平藏後。有從征把總哈元成還。言自西寧進藏路。瘴氣獨盛。現在平藏師旋。

並欲由巴爾喀木一路。臣度凱旋軍士所攜口糧。計日尚有餘。所慮馬匹至中途疲甚。雖有口糧。或不能裹負而行。謹飛檄各處。多運米以備接濟。議政大臣等議如所請。奏入。得旨。依議。年羹堯奏進藏大兵由巴爾喀木一路凱旋。朕念武格等所領滿兵。由雲南出口進藏。今回兵時。若仍令往雲南。則路途遙遠。著即同四川省凱旋之兵。從四川入口。其雲南綠旗兵丁著年羹堯擇路近之處發往雲南西寧進藏兵著從松潘一路行走。至松潘後。相視道里遠近。或從口外前往西寧。或從口內行走。俱着年羹堯酌量辦理。

丁亥

增給征西將軍祁里德軍前滿洲兵。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將軍祁里德奏伊軍前滿洲兵少。

請將將軍傅爾丹處所領右衛滿兵酌量撥給朕思傅爾丹處之兵不必調遣可將右衛鳥鎗兵派五百名京城鳥鎗兵每旗派四十名發往祁里德軍前又富寧安軍前滿兵亦少傅爾丹駐兵之處與巴里坤相近或將傅爾丹所領滿兵量撥富寧安軍前又祁里德傅爾丹兩路官兵或合爲一處爾等議奏尋議曰應發右衛滿兵五百八旗滿兵三百二十令副都統瓦哈里率之赴祁里德軍其傅爾丹所屬滿兵調給富寧安軍至祁里德傅爾丹兩路兵或應合一路請令大將軍會議奏

聞再議奏入

上從之

十二月庚申

振武將軍傅爾丹等請預給官兵明年俸餉

傅爾丹等疏言。明年大兵進勦。請借支官兵一年俸餉銀。凡二十六萬三千四百兩有奇。於每季每月扣除如數。議政大臣等議如所請。奏入。

得

旨。軍興時。需用錢糧甚多。爾等於傅爾丹奏請之處。應相度機宜。詳核定議。明年果否進兵。及官兵之馬匹器械。曾否齊備。糧餉作何運送。將軍等並未奏聞。爾等亦未議及。止議借支餉銀。倘明年不進兵。至後年進兵。將再借乎。否乎。從前運到軍前之米。及種地所收之糧。果否足用。又各官自備牛種交收之糧。或係空名。亦未可定。官兵惟以借餉爲事。不思借無底止。則錢糧易至匱乏矣。如聽信兵丁之言。預期借餉。又徼倖明年撤兵。或謂功成之日。必邀恩免。此豈將兵之道乎。爾等不加詳核。罷軟從議。亦屬不合。軍務本

無年限。必詳加籌度。使糧無匱乏。乃於軍務有益。此本著再議具奏。尋議曰。傅爾丹奏請支餉一年。即給不便。應令大將軍等會議。明年當進兵與否。及傅爾丹一路兵餉。可否支給。具摺奏聞再議。奏入。

上從之。

康熙六十年春正月辛巳。

議叙勦撫生番官兵。

四川總督年羹堯疏言。打箭爐外。里塘所屬上下牙色。上下雅尼。巴塘所屬桑阿壩。林卡石等處。生番出沒不常。數行剽掠。臣遣兵勦撫。悉降之。議政大臣等議。俟軍務告竣。官兵悉予議叙。奏入。

上從之。

癸未。

撫遠大將軍允禵奏報平逆將軍延信報。大兵送達賴喇嘛至藏。

允禵疏言。據平逆將軍延信報。大兵送達賴喇嘛赴藏。道出雷東。噴多等處。喇嘛人衆。感激

聖恩。罔不踴躍。男婦老幼。望我天兵。禡貟走迎。羣來環繞。競奏種種樂器。合掌跪云。自準噶爾賊人。據

土伯特以來。父子夫婦。劫掠離散。人人痛餒。自謂此生不能再覩天日。今

聖主興師勦賊。拯我土伯特人出之水火。更享昇平之福。生死肉骨。無以仰報。紛紛來言。出於至誠。

奏入。報

聞。既而允禵又疏言。西藏已定。駐防尤急。今兵留者。扎薩克蒙古兵五百。額駙阿寶兵五百。察哈爾兵

五百雲南兵三百四川兵千有二百以公策旺
諾爾布轄之至空布所在第巴阿爾布巴率先
効順從軍取藏阿里所在第巴康濟鼐與準噶
爾仇讐擒賊部人斷賊歸路第巴隆布鼐以身
來歸並請授以職銜伏候
諭旨奏入得
旨第巴阿爾布巴第巴康濟鼐著俱授爲貝子第巴隆
布鼐著授爲輔國公
三月己丑
命平逆將軍延信等統兵駐藏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藏地甚屬緊要現在雖有蒙古綠
旗兵三千名駐彼但延信已將將軍印信帶回並無
將軍統管兵馬又無滿兵駐劄不可不加籌畫雲南
有副都統噶什所領滿兵一千著派五百名並四川

歇息之緣旗兵五百名發往。速行文延信。令其前往
藏地。延信及雲南四川兵到藏。如彼地食物米糧稀
少。可將喀喇沁翁牛特兵撤回西寧。公策旺諾爾布。
仍駐彼處。著議奏。尋議政大臣等議曰。江寧杭州滿
兵留雲南者。令都統武格副都統吳納哈。率五
百人。即由雲南取道進藏。緣旗兵在四川休息
者。令總督年羹堯將軍噶爾弼遣一 總兵官。一
副將。率五百人。即由打箭爐進藏。將軍延信可
毋往西寧。令佩將軍印還四川。率四川兵進藏。
統諸軍駐劄。奏入得
旨依議。前令原任雲南總督蔣陳錫。巡撫甘國璧。接應
進藏兵糧餉。贖罪効力。若尚未去。令與此兵同往。如
已赴藏地。令應付此兵糧餉効力。
庚寅。

命大將軍允禮會同三路將軍定議進勦。

允禮疏言據三路將軍報稱各路馬駝糧餉俱充足器械俱備官兵咸思奮勇進勦乘策妄阿喇布坦人心震動即此進兵擒賊可以直入蕩其巢穴奏入得

旨著議政大臣滿漢九卿詹事科道會同詳議具奏。尋議曰。令靖逆將軍富寧安調兵至烏蘭烏蘇駐劄。即軍中選七千人。令散秩大臣阿喇衲。甘肅提督路振聲領之。自烏蘭烏蘇路進取吐魯番。如得其地。即令富寧安撥阿喇衲所領兵守之。但進取吐魯番。士馬恐不足。當於振武將軍傅爾丹軍。選三千人。益富寧安軍。傅爾丹及征西將軍祁里德各於所在駐劄候調。再於祁里德軍中選三千人。進略地。收取策妄阿喇布坦及

烏梁海逃竄者。無人則撤還。合軍一路。設此時
策妄阿喇布坦部內有變。偵得消息。三路將軍。
即相時乘機。統大兵進勦。奏入。得
旨議政大臣等所議甚是。朕意亦如此籌算。將此行文
與大將軍。令三路將軍各行定議具奏。